



中原文化视阈下的 河南当代乡土小说研究

吕晓洁 李炎超◎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原文化视阈下的 河南当代乡土小说研究

吕晓洁 李炎超◎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原文化视阈下的河南当代乡土小说研究/吕晓洁,李炎超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161-5505-9

I. ①中… II. ①吕…②李… III. ①乡土小说—小说研究—河南省—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846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256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拓展研究河南当代文学的新空间

——《中原文化视域下的河南当代乡土小说研究》序

樊 星

吕晓洁告诉我,《中原文化视域下的河南当代乡土小说研究》即将出版,希望我为此书写篇序言,我当然乐意。

本书作者来自河南。一提到河南,我就会想到“逐鹿中原”的成语、还有“洛阳古多士”、“南阳古帝乡”的传说,^①还想到老作家李準关于“河南人被称作侂子”,具有“天真汉,幽默感,爽朗,智慧,带有某种笨拙”等特征,^②还有多年前那本曾经风靡一时的书《河南人惹谁了》,以及徐光春那篇题为《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河南历史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演讲,还有20世纪80年代在河南召开的“中原传统文化问题座谈会”上关于“中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典型形态”,具有“四通八达,消息闭塞”,“文化氛围的古旧,文化性格的朴拙而狡黠,文化具体特征的模糊不清以至难以描述”等特点的议论^③……河南文化,因此众说纷纭,也因此才格外值得研究。

说到河南当代文学,也堪称群星灿烂——多年前,有姚雪垠、李準以浑厚的气势叱咤风云;接下来,张一弓、乔典运、刘震云、二月河、阎连科、李佩甫、李洱、邵丽、梁鸿、乔叶……也以丰富多彩的笔触写出了或有口皆碑、或聚讼纷纭、而且常常震撼文坛的一系列力作。他们那些散发出浓郁中原生活气息的作品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大格局中,占有相当突出的位置。研究当代中原文学的地域特色,已经产生了一批可观的成果。也正因为如此,进一步的研究创新就殊为不易了。本书作者知难而进,写出了这本著作,可谓相当不容易。

在我看来,论文能够从纷纭复杂的河南文学现象中清理出“批判与

① 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广益书局1923年版,第4—5页。

② 《百泉三日谈》,孙荪、余菲:《李準新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04—305页。

③ 《“中原传统文化问题座谈会”综述》,《中州学刊》1987年第2期。

眷恋”、“醇绵、深厚、腐糜”、“笑里含泪冷幽默”这样一些既矛盾又于矛盾中显出混杂的概括，就很有说服力。一个民族的品格（所谓“国民性”，或者“民族魂”），一种民风的特质，常常显得丰富、复杂、一言难尽，绝非“勤劳勇敢”或者“愚昧无知”这样大而化之的浮泛浅见所能包括。人常有“二重人格”。一个地方的民风也是如此。河南的地理优势与曾经的苦难与悲壮，都在“逐鹿中原”一词中得到凸显。在李準的《黄河东流去》、周大新的《汉家女》、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等作品中，都充满了对河南人既勤劳刻苦又不拘一格，既善谋出路又常常差之毫厘的感动与叹息；而在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李佩甫的《羊的门》、阎连科的《丁庄梦》、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这些作品中，则凸显了作家对于河南人在历史中饱经忧患、到今天依然难以走出乡村政治泥淖的浩叹。一切都发人深思。我在阅读河南作家那些针砭现实又富有深厚的历史感的作品时常常感到锥心的刺痛，以至于渐渐抵达这样的感悟：河南作家群很可能是当代最富于批判现实的激情同时也最具有荒诞意识的一支文学劲旅。将他们的整体风格与陕西作家群（例如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等等）的厚重与苍凉、山东作家群（例如莫言、张炜、刘玉堂、苗长水等等）的热烈与神秘相比，其文化品格的不同是非常鲜明的。这是地域文化的奇迹。也是不同作家的文学个性在冥冥中昭示出整体风格的大致近似的文化奇观。

另一方面，本研究对于河南本土地域文化的丰富性的关注也很有见地。同一省份内，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县、乡都会因为历史、文化的因缘不同而呈现出各有千秋的特色，应该也是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代文学的格局中，河北的“荷花淀派”（如孙犁、刘绍棠等等）、河南的“南阳作家群”（如姚雪垠、周大新、二月河、乔典运等等）、湖北的“恩施作家群”（如李传锋、叶梅等等）、湖南的“湘西作家群”（例如沈从文、黄永玉、孙健忠、蔡测海、田耳等等）、“益阳作家群”（如周立波、叶梦、盛可以等等）、江苏的“苏州作家群”（如陆文夫、范小青、朱文颖、叶弥等等）……就都因为写出了地方的风土人情、文化奇观而自成一派。中国的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矛盾复杂、积弊深重，也都在上述地域文化的背景中得到千姿百态的生动呈现。有一种说法尽人皆知：“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其实，还可以加上一句：“越是地域的，才越是民族的”。当代描写地域文化的文学作品之多、成就之大，也许在文学史上堪称空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拓展。在本书中，作者特别留意对李佩甫笔下的“平原人”、

周大新笔下的“南阳盆地风俗画”、张宇眼中的“洛阳风情”、孙方友眼中的“浓情浓意陈州风”、还有梁鸿作品中的“豫西方言味”展开描述，意义正在于此。

应该说，对于河南文学、河南文化的研究，还有一些话题是不应遗漏的。例如阎连科早期作品“东京九流人物志”系列（包括《横活》、《斗鸡》等等佳作）对于老开封人生活的精彩描绘，就与姚雪垠在《李自成》中对明代开封风情的展示一起，为当代“都市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话题。还有邵丽的《我的生活质量》、《刘万福案件》、乔叶的《认罪书》这些作品，在当代“官场小说”中也显得相当特别，或者是因为细致入微地刻画出官场中人的心理压力与扭曲人格而不同于常见的嘲讽之风，或者是由于深刻暴露了乡村社会矛盾的尖锐性、错综复杂性而令人震撼。这两位女作家的力作，与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李佩甫的《羊的门》、阎连科的《丁庄梦》、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一起，写出了当代“乡村政治小说”、“官场小说”的新境界。

因此，希望作者的研究继续下去，不断深入。相信会做得更好！

是为序。

2015年11月26日于武汉大学

前 言

河南当代乡土小说最能体现河南当代文学的成就与风貌，也最能体现河南作家与中原文化的精神契合。因此，本书以河南当代文学发展为主经，以河南当代文坛典型代表作家作品为纬，以河南当代乡土小说与中原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河南作家对于中原文化的多角度反思为研究重点，分析了河南作家乡土反思的选择动因与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品格与美学追求，进一步探讨了河南作家在反思中蕴含的复杂情感，对河南人文化性格的丰富性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开掘，对于中原文化与河南文学的进一步向前发展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乡土风景与地域文化资源。地域是物质与精神交融的空间，中原这块特殊的地域孕育了特殊的中原民风民情，也产生了特殊的中原精神气质。河南作家深受中原文化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中原大地上的山河地貌、风土人情，还是人文思想、政治制度、民间戏曲等，都会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记忆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并投射到他们的创作中去。从早期的河南作家徐玉诺、尚钺、冯沅君等人的创作，到三四十年代师陀、姚雪垠的创作，再到“十七年”时期李準、段荃法、张有德等人的创作，再到新时期张一弓、乔典运等人的创作，直到90年代以来张宇、李佩甫、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刘庆邦等人的创作，都具有鲜明的中原文化痕迹。无论是小说中的地理风貌，还是对于中原农民性格的描绘，都浸透了中原文化的汁液，具有浓浓的中原味。河南作家一边构筑他们心中的乡土世界，一边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中原文化不断进行反思，揭示河南人性格及这种性格生成的文化根源，探寻中原滞后发展的原因，抒发种种复杂纠结的心绪。

乡土构建与地域局限。中原文化给河南作家带来了丰厚的创作资源，与此同时，中原文化中一些陈旧因素对于河南作家也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历史上中原大地灾难重重，给河南作家留下了太多的痛苦记忆，河南作家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苦难的乡土世界。如姚雪垠《长夜》里的中原是一

幅土匪横行,民不聊生的图景;李準《黄河东流去》里的中原大地是一幅横遭黄水灾害,黄河两岸人民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的惨状;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中原大地也呈现了饿殍遍地的惨象;阎连科《丁庄梦》中有艾滋病蔓延的灾难。对苦难的呈现寄寓了他们被儒家文化熏染出来的可贵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但另一方面,不少河南作家因过于执着于中原苦难世界的描写,从而囿于一个封闭的“乡村世界”而无力自拔,从而导致了创作题材狭窄、创作主题单一等问题。中原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给予作家深远影响,乡村政治权力成为河南作家描写的一个重心,但过分沉迷于权力的描写,反而影响了描绘广阔生活的气度。如李佩甫《羊的门》中,对呼天成权力运作的描写是如此沉迷,权力反而成了一种可供玩赏的艺术,这样的结果很可能导致权力描写易于落入文化消费的圈套。就单独作家个体来说,也存在着模式化问题。如乔典运小说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叙事一件生活小事,制造出人意料的结局,从中揭示中原农民的奴性,却缺少进一步的自我突破。阎连科对于苦难的描写是他小说的总主题,他始终未能跳出乡村苦难这一主题。刘震云在揭示生活的深度上为人称颂,但创作中期的故乡系列作品一度沉迷于狂欢化叙事,造成语言的自我膨胀,也影响了读者的接受。

乡土世界与代际差异。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农村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农民在物质与精神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河南男性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大多止步于过去的农村生活书写,而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直到21世纪的乡村矛盾表现上则存在着缺失现象。河南当代作家中第一代与第二代作家如姚雪垠、张一弓、李準、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等多生于50年代以前或者50年代,成年以后大多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他们的乡土体验建立在过去的乡村生活经验之上,与当下的乡村生活表现出一定的隔膜。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什么位置,农村所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当下农村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困惑等重要问题,他们似乎关注得不够。如何回到乡村中去,表达当下乡村的精神困境,这也是目前我国乡土小说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河南一些女作家崭露头角。女作家多生于70年代,与上一代作家有不同的乡村经验与文学理念,有不同世界观、人生观及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因此她们笔下的乡村世界不同于以往。如邵丽对于城乡之间人们精神生活的表现,乔叶对于乡村土地征用拆迁问题的揭示,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乡村的精神面貌。但她们的创作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缺乏深厚的历史生活积淀,具有厚重历史感的长篇作品不多,缺乏对于历史、文化、人性更为深

刻而宽广的认识。乡村正处于一个复杂的历史关口，面对日益全球化、都市化、市场化的复杂环境，乡土小说如何更好地面对现实而深入写作，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河南乡土小说创作超越问题。河南乡土文学如何实现超越，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梁鸿的创作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深入乡村，了解乡村目前共时性的发生着的一切，写出时代巨变中的真实的乡村，是一条可选路径。另外，作家需要反思自身问题，刘增杰说：“中原文化要进步，当务之急是真枪实刀地戳戳自己的痛处。”找出自己存在的问题，放宽眼界，借鉴吸收世界优秀乡土文学作品的有益经验，首先实现自我超越，然后才能实现整体超越。再者，中原文化内涵丰富，换一种视角会挣脱权力文化与苦难乡村的苑囿，发现更多不同的表现领域。

河南当代乡土小说创作虽然存在着地域文化方面的共性特征，但由于每个作家的个人气质与经历不同，每个作家的乡土小说亦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因此，本书对这些乡土小说进行了分类论述，难免造成对于他们的更多个性的遮蔽，因此，河南当代乡土小说还存在着许多有待于探索研究的空间。另外，由于材料的限制及作者本人的研究能力等问题，本书未免有一些疏漏之处，有待于日后进一步的完善补充。

2014年3月

目 录

拓展研究河南当代文学的新空间

——《中原文化视域下的河南当代乡土小说研究》序…… 樊 星(1)

前言 (1)

绪论 (1)

一 中原文化 (1)

二 河南当代乡土小说的文化积淀 (4)

三 河南当代乡土小说的中原文化精神 (11)

四 河南当代乡土小说的审美追求 (15)

第一章 政治视角之下的乡土之思 (22)

第一节 政治主题与民间形式 (23)

一 李准:挥洒中原民间文化的永久魅力 (25)

二 政治与土地夹缝中的民间想象 (34)

第二节 张一弓:对农民命运的真切关怀 (39)

一 农民命运的思考 (40)

二 理想人格的呼唤 (44)

三 新气息的捕捉 (46)

第三节 李佩甫:平原人的心灵史 (49)

一 平原人的生命历程 (50)

二 城与乡的双重批判 (59)

三 土壤与植物 (64)

第四节 李洱:乡村政治的面孔 (66)

一 特殊时代的乡村政治面貌 (67)

二 驳杂的乡村文化 (69)

第二章 文化视角下的乡土之思	(72)
第一节 李準:中原人的群雕,民族精神的重塑	(73)
一 中原人群雕	(73)
二 黄河边的风情	(78)
第二节 乔典运:中原农民的文化心理透视	(83)
一 农民文化心理沉疴的揭示	(85)
二 健全人格的期待	(89)
三 笑里含泪的冷幽默	(91)
第三节 周大新:文化怀乡者的深情回望	(93)
一 对故乡的温情回望	(94)
二 南阳盆地风俗画	(101)
第三章 新历史视角下的乡土之思	(104)
第一节 刘震云:中原乡村的历史演义	(104)
一 灾难的历史表达	(105)
二 故乡民间史	(106)
三 多重文化的思考	(113)
第二节 张一弓:革命历史的深情回眸	(115)
一 革命年代的中原知识分子群体	(117)
二 理想与诗情熔铸的乐章	(122)
第三节 张宇:历史潮汐中的生存哲学	(124)
一 另类生命姿态	(125)
二 洛阳风情	(131)
第四章 民间视角下的乡土之思	(133)
第一节 刘庆邦:简单而丰富的民间世界	(133)
一 简单而丰富——乡间生活世相	(133)
二 粗粝而深刻——矿工生活写真	(139)
三 朴素的追梦人	(144)
四 持守与超越	(149)
第二节 孙方友:传统与现代交融的传奇	(155)
一 新笔记体小说	(156)
二 率性质朴的精神世界	(156)
三 浓情浓意陈州风	(162)

第五章 世纪之交的乡村生存之思	(177)
第一节 阎连科:从权力批判到生命叩问	(177)
一 困顿的乡村	(178)
二 叩问生命之痛	(182)
三 阎连科与当代乡土小说叙事的变化	(188)
第二节 刘震云:说话中的生存哲学	(190)
一 言与心的距离	(190)
二 “绕”出来的文化心态	(196)
 第六章 河南当代女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	(203)
第一节 邵丽:城乡夹缝中的人性审视	(205)
一 悬浮于城乡之间	(206)
二 乡村何处去	(208)
第二节 乔叶:城乡众生相	(211)
一 乡村与城市	(211)
二 散淡的民间	(215)
三 土地的忧虑	(219)
第三节 梁鸿:乡村的立体观察	(223)
一 梁庄忧思	(223)
二 豫西方言味	(227)
三 寻觅在文学与乡土之间	(229)
 参考文献	(231)
后记	(236)

绪 论

一 中原文化

(一) 中原文化概念界定

中原的概念已有很多人进行界定,总体说来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广义上的中原,指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山西南部、河北南部、陕西南部、山东省西部等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华夏民族早期的主要生活聚居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另一种是狭义上的“中原”,《辞源》解释为:“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这里取狭义上的中原含义,指河南省。中原文化即指在河南省区域内形成并不断发展着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中原文化既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空间上主要以今天河南省为主。从时间上来说中原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在每一个新的时代,中原文化内涵都有所增减与更新。比如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与仰韶文化、夏商文化、周文化、秦汉时期文化、魏晋时期文化、唐宋时期文化等都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内涵。裴李岗文化与仰韶文化为中原文化源头,夏商时期中原文化初具轮廓,春秋时期中原文化思想构架基本形成,并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文化;秦汉、唐宋进一步发展,明清呈现变势,现代又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中原文化有漫长的演进过程,它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在不断地整合与重构,形成了一个体系庞大、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

(二) 中原文化与中国文化

研究中原文化,中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无法绕过的问题。中原居中国之中部,曾经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素有“中州”、“中土”、“中国”之称,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中心区域的文化不断向四方辐射,进而扩大到全国各地。因此中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核心是重叠的,如论者所言:“中华民族统一政治体制及价值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中原地区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放大”。^① 因此,传统意义上中原文化的特点常常可以置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但从地域构成上来看,中原文化确实与中国文化存在着许多异质性的因素,因为中国文化是多区域文化构成,与中原文化并存的区域文化很多,如荆楚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等,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的中原文化又增添了新的文化因子,因此,中原文化这一概念自有其存在的依据与意义。

中原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源地,“华夏先民建国黄河中游,自认中央,且又文化发达,故称‘中华’”。^② 中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从夏商到北宋3000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处中国中心地带,位置优越。四周环山,中部是广大的平原,黄河自西向东穿流而过,河两岸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宜生存居住。夏之前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开启了中华农耕文明。距今约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有稻谷遗迹,3000年前的殷墟甲骨文中有关于农事活动的记载,并有稷、黍、麦、稻等农作物名字。自黄帝部落群居此地以后,此地农业、手工业、建筑业、制造业等得到很快发展,此部落人民勤劳勇敢的精神也成为后世的精神财富。中原因其优越位置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定都之所,《史记·吴起列传》说:“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国语·周语》说:“昔伊洛竭而夏亡。”这里出现的伊、洛、河、济、伊阙等地就在今天的中原地区。夏朝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中原地带,夏至南宋三千年间中原一直是中国封建统治的中心地带,有十多个王朝在此建立国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政策、法令、典章制度、道德、礼仪、习俗多源于此,是当时先进文化发源地。如农作物的生产培育,牲畜家禽的豢养,先进生产生活工具制作,手工艺品、房舍建筑、笔墨纸砚等物质文化等都处于当时的先进之列。因此,中原地带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文字、建筑、医学、科技等都得到充足的发展。宋代以后,随着文化中心的迁移,中原文化慢慢衰落。河南作家张宇有一段形象论述:“这么说吧,如果把我们的中华民族比拟成一棵大树,那么河南人不是哪一根树枝,也不是哪一段树干,可能就是那根盘。如今撂出地面的只仅仅是个小脸面罢了,大部分被埋在历史的地层深处,只能够去感受去联想去意会去感悟,而很难从表层上看到庐山的真面目。”^③ 张宇道出了中原文化的丰厚性与根源性特征。

① 刘成纪:《关于中原文化的三个基本问题》,《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② 冯天瑜:《中国文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③ 张宇:《张宇散文》,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中原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华第一经《周易》源于中原，老子道家思想在中原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与孔子儒家思想相生相融，共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与心理特征的形成有着无可替代的深远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纵横家在中原地区十分活跃，他们的学说与著作，被奉为中华文化的元典，至今仍为人们的精神食粮。

中原文化的这种源头性、核心性特征，使得中原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紧密缠绕、血浓于水的关系。因此，中原文化的许多特性也是中国文化的特性，比如农耕文化，儒道合一，延绵坚忍，中庸协合，外圆内方等。老子、庄子皆为中原人士，孔子虽然生于山东，但传播其思想的主要地方在于河南，正是儒家与道家文化的相互融合构架起了儒道相济的中原文化，儒家思想、道家精神构成中原文化的骨架。中原地区历史悠久，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劫难，生活于中原大地上的人们在历次的劫难中顽强地生存下来，绵延至今，因此中原文化中坚忍的一面尤其突出。中庸思想也是其显著的特征，“枪打出头鸟”、“露在外面的椽子早沤烂”、“沙堆于岸，水必湍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些俗语是这种文化的典型解释。

李佩甫说“一部河南文学史，半部中国文学史”。^①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原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互相缠绕的关系。也因为此，给人造成中原地域文化特点不够鲜明的印象，认为中原文化特点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有普遍的存在。任何一个地域都有自己的文化特点，鲁迅笔下的浙东民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老舍笔下的北京胡同，师陀笔下的果园城等为我们描绘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景观。尽管中原文化与中国文化互为表里、相融相生，但亦有着自己的鲜明个性。从表层看中原地区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人生百态都有着自己的个性特征，这在中原作家的作品中都有反映；从深层看，“老酒气息”、“有骨无气”、“柔韧”、“厚实”等特点都是中原独有的精神文化气质，这些气质深深地影响着中原作家的创作个性，并产生复杂的效应，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时是令人慨叹的悲剧，有时是笑里含泪的喜剧，有时是一曲悲喜纠结的正剧。如李準《黄河东流去》是一部中原大地人民顽强生存的悲喜剧，张宇《活鬼》是一部中原文化熏染出的含泪的喜剧，李佩甫《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羊的门》、《生命册》则是中原人从古到今一路走来的心灵史，刘震云像一

^① 李佩甫：《“坚守与突破——2010 中原作家群论坛”发言》，2010 年 11 月 23 日，<http://book.sina.com.cn/news/c/2010-11-23/1722280243.shtml>。

个忧郁的王子，用冷幽默谱写了一幕幕追问存在的哲理剧，周大新通过温情回望，写出了亦爱亦恨的南阳盆地，阎连科写出了具有独特气息的“耙耧山系列”。因此，中原文化还是显示出了自己鲜明的文化特色。

二 河南当代乡土小说的文化积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河南乡土文学是在中国整个乡土文学大框架内生成，也是中西文化冲突的产物。最初河南作家徐玉诺、尚钺、冯沅君等人的乡土小说以客观描写中原大地人民的苦难生活为主，后来介入了西方异质文化的参考体系，师陀、姚雪垠等反观中原文化，对其封闭落后的一面有所揭示。在师陀的小说中，乡村不仅仅是人物活动的环境，还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如《城主》象征了封闭与停滞的中原。五六十年代河南乡土文学以李準、张有德、段荃苓、吉学霈等为代表，描写时代重大主题，如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村两条路线的斗争等。但他们化时代重大主题于巷里琐事之中，加上对于中原农民的劳作、生活、节日习俗等乡土风情的描写，并采用中原方言，使作品呈现出非常生活化的一面。新时期河南文学繁荣，河南乡土小说占据最突出的位置。中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集中的区域，中原文化因数千年的久远积淀而异常深厚，同时，也因其久远而携带了比其他地域文化更多的沉重负载。比如一些衰败腐朽的封建思想、一些顽固不化的民族积习等，这些深深影响了河南人民的思维方式与行事作风，影响了河南向前发展的速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河南作家面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感受异常强烈，带着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态反思中原文化，写出了一部部影响较大的作品。一方面他们对于故土有说不尽的眷恋，另一方面对故土文化越来越表现出来的滞重现象进行了多面的审视与思索。

（一）乡土风情

河南自古农耕文明发达，黄河中下游两岸沃土千里，为古代人在这里进行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悠久发达的农业文明孕育了丰厚的传统文化，为河南作家的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

早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徐玉诺、冯沅君、曹靖华、于庚虞等人分别创作出了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作品，为河南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凡的成绩。徐玉诺短篇小说《良心》发于1921年1月7日《晨报·副刊》，通过回忆家乡的一场火灾，发出了人道主义的呼唤；1923年6月短篇小说

《一只破鞋》发于《小说月报》，叙述了一个安分守己、勤劳善良的农民去学校给儿子送钱，结果回家路上被土匪杀害的故事，真实再现了当时中原大地土匪横行、人民处在极度困苦之中，农民生活朝不保夕，生命随意被践踏的惨状。冯沅君《劫灰》发于1926年1月4日第60期《语丝》上，作者以回忆自己亲历的一场土匪烧杀抢的往事为线索，再现了当时中原大地匪祸横行，人们深陷水火的乡村景象。尚钺（“五四”时期莽原社成员）短篇小说《斧背》取材于家乡河南信阳农民的悲惨生活，是“五四”时期河南乡土小说的重要收获。鲁迅说：“他的创作态度，比鹏其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①《洗衣妇》写一位寡妇卖淫供儿子上学的故事，后因羞愧心理而用麻绳吊死在一棵树上；《伏法的巨盗》写了李根一家饥寒交迫，家中无粮维持生存，一连三天都在挨饿，李根在街上偷了一块面包被酷刑逼供承认自己是巨盗，最终被处死；《谁知道》写了乡村恶霸与官勾结，欺压百姓的故事。这些文学作品均把目光投向了广大中原农村，再现了当时中原农村百姓的苦难生活。乡村书写成为河南新文学一个重要的创作主题，关注农村生活，反映乡村现状也成为20世纪河南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四十年代，河南文学进一步发展，师陀创作了大量乡土作品，《里门拾记》、《野鸟集》、《落日光》、《无名氏》等小说集，在当时颇为引人瞩目，短篇小说集《谷》，曾获《大公报》文艺奖。师陀的乡土小说风格奇特，影响深远。短篇小说《晨的雾》以迷人的雾与残酷的现实形成对比，写出了当时人们生活的悲苦。尤其是《里门拾记》，写出了一个身陷黑暗泥沼的中原。李健吾曾感叹：“老天爷，这是活脱脱的现实，那样真实，只要我们随便走下平汉和陇海两条铁路，我们就会遇见一滩滩的大小坑，里面乌烂一团的不是泥，不是水，而是血、肉，无数苦男苦女的汗泪！”^②《里门拾记》描摹了一幅幅中原乡村画卷：浓密的高粱地、平整的秋原、大野上的村落、村落后面的荒烟等，是30年代中原地区农村自然景观的再现，乡土气息浓郁。《果园城记》描写了家乡小城里各色人等，如民间艺人、邮差、旧家庭的旧式女子、富绅家的纨绔子弟、小知识分子、革命者的遗属及其他的市井人物，再现了当时中原地区人们的精神面貌。夏志清曾给予师陀高度评价，1988年师陀去世后，夏志

① 鲁迅：《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雷达、李建军主编《百年经典文学评论（1901—2000）》，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② 吴福辉编：《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928—1937）》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页。